

永远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

红军团长、红安县柳林五大队党支部书记 方和明

今年十月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。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，我们回顾长征的战斗历程，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，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
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“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在举世闻名、千辛万苦的长征路上，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，象革命的种子，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中间深深扎根。四十年来，我每当想起长征路上的艰苦战斗年月，身上就感到有使不完的劲。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鼓舞着我继续前进在新的万里征途上。

心中有了大目标 再苦再累也觉甜

艰苦奋斗，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政治本色，是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政治抱负连在一起的。我体会，一个人只有真正树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思想，才能经受得起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。正如毛主席说的，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。”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也是从这里头出来的。

要说艰苦，长征路上可真算是苦到了顶。当时，物质生活是那样菲薄，每人每天只有几分菜金，几钱油盐，过雪山草地时甚至连半斤米都得不到供给。战斗又是那样的频繁，地面有敌人围追堵截，天上有飞机轰炸。每天饿着肚子打几仗还得行军一百多里。但是，我们的红军战士都是从苦海里逃出来的奴隶，是党帮我们斩断了锁链拿起枪，为无产阶级打天下。大家在枪林弹雨中，冲锋陷阵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，百折不挠，出色地完成任务；在生活极端艰苦的情况下，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尽管吃野菜，睡稻草，裹棕片，但大家都觉得心里甜滋滋、热乎乎的。有的同志还风趣地说，吃的是“山珍野味”，盖的是“金丝被”，穿的是“盔甲”。在过草地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一根皮带用小刀切碎熬着，伴草根野菜吃了五天，省下斤半大米给了重伤员。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多照顾一个人，红军就多一份力量。没有红军，我方和明早就被折磨死了，能活一天，就要跟着党干革命。为了实现共产主义，为了天

下穷人都过上好日子，我就是把天下的苦吃尽，心里也是舒坦的。

红军战胜了困难，困难锻炼了红军。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进一步发扬光大。在以后漫长的革命斗争中，艰苦奋斗成了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；靠着它，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，夺取了全国政权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。

全国解放后，我由于七次负伤和身患多种疾病，不适应部队生活，上级要我到延安休养。这时，我反复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。毛主席指出：“夺取全国胜利，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”并告诫全党：“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”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心更明、眼更亮了。革命的列车正在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飞奔，我怎么能半途歇下来呢？我谢绝党组织的照顾，回乡当农民了。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二十多年间，我时刻给自己敲警钟：端起了金边碗，不能忘记长征路上红军吃皮带，咽草根；穿上了新棉袄，不能忘记红军三天御寒的麻袋、棕片；住上了砖墙瓦屋，不能忘记雪山岭上红军蹲雪窝、睡稻草的情景。这几条很管用，每每想到它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一千个理由艰苦奋斗，没有半点理由贪图舒适安逸。我们柳林五大队，过去是个“水在沟里流，人在岸上愁，天晴田裂口，发水土冲走”的穷山窝，合作化以来，尤其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，我们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镐挖杠撬，手推肩扛，共完成二十多万土石方，先后修起了九条排灌渠，三道拦河坝，十九座小水库、塘堰，架起了一座四百六十米长的渡槽，使百分之八十的农田实现了自流灌溉，旱涝保收。这些年来，我坚持同贫下中农一起出力，一起流汗，每年劳动两百多个劳动日。汗水换来粮满仓，一九七一年以来，我们大队粮食产量连年超《纲要》，过千斤，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。看到这，和当年打了胜仗一样，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侵袭

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要艰苦奋斗。条件变好了，日子富裕了，还要不要艰苦奋斗？还要。不然的话，怎么能一步一步走到共产主义呢？而且，在新的形势下，坚持不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，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。我们有的同志出生于小生产者，在旧社会他们被地主阶级逼得无路可走，他们对于打日本鬼子，打蒋介石，斗地主，搞土改都有劲，吃得苦也耐得劳。当这些任务一完成，他们的个人利益一到手，就停顿起来不愿过艰苦的生活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手段，就是利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小生产者的习惯和心理，用商品、货币、捧场之类的糖衣炮弹，来袭击革命队伍。林彪为了破坏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，从孔孟之道中拣来了“官、禄、德”之类的破烂货，企图腐蚀我们的革命意志。在这场不响枪的战争中，有的人不正是被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，吃了败仗，变成资产阶级的“俘虏”了吗？依我看，艰苦奋斗是个护身的法宝，防修抗毒的法宝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糖弹专打腐化人，一个人贪图享乐之日，就是他蜕化变质之时，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。

有一次，我们大队有个地主分子，又打酒，又称肉，又买烟，找这个，找那个，散布“同姓一家亲，打断了骨头连着筋”的谬论，想拉拢干部为他翻案。我们一眼看穿了这家伙骨子里的坏水，狠狠揭发批判了他的罪行。这几年，我带头在党支部成员中搞了个“约法三章”：不受礼，不吃请，不特殊。这几条很重要。常言道：“吃了人家的口软，拿了人家的手软”。干部吃请受贿，说话办事就心亏气短，听任资本主义泛滥，这样的教训可不少啊！有人说：“干部中吃一点喝一点是不上斤两的小事”。问题可不能这么看，“小石头能打破大水缸”，“小白蚁能毁坏高楼大厦”，如果你在这些“小事”上顶不住，图一时舒服，口里吃，手里拿，在生活上被资产阶级打开缺口，你就会被拉过去，丢掉党的原则，替他们说话，为他们办事。

有一次，大队有个同志到我家来商量工作，给我送来了大队茶场的两斤新茶，我说什么也不肯收。这个同志有点发火地说：“老方，你也有点太死板了！你还记得吗，前几年为栽青龙岭、白虎岗那一片茶，你那一把年纪，操了多少心，流了多少汗呀！眼下得收益了，一年能产青茶六千多斤。你家人客多，这点茶给你尝尝新，待待客，群众也不会计较的。”我当即严肃地对他说：“不对，群众不计较，我们倒要计较。当干部有栽千棵种万棵的义务，没有多占群众劳动果实一分一厘的权利。”后来终于说服了会计，按牌价收下了茶叶钱，入了账。大队、生产队见我年老多病，多次给我送花生、生油、黄豆，我不仅坚决拒绝，还提出严肃的批评。上级拨给我的木料、水泥，我拿出来修了生产队的仓库厕所。我觉得，一个人，生活要往下看，工作要往上看，眼光要往远看，才是正理。

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，还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克服大手大脚、洋洋洒洒的大少爷作风，珍惜集体的一草一木，时时、事事、处处为集体精打细算。大队用的一把算盘，还是土改时斗地主分来的胜利果实。多年了，不好使，会计提出要买把新的。我舍不得，拿来修理好了，直到现在还在用。有一年，队里大丰收，有人张罗着要修大礼堂和办公室。他们说：“盖几间房子也是搞建设嘛！开会、办公冒得个地方，现在太不象个样子。”我们耐心地向这些干部做解释工作。没有大礼堂、办公室为什么不象样子？不象资产阶级讲排场摆阔气的样子，却最象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样子。当年，红军干部在长征路上，茅棚一搭就是“办公室”，两腿一盘就是“办公桌”，高山深谷就是“大会堂”，还不是照样指挥红军作战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吗？现在虽然集体经济发展了，条件变好了，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变。一分钱，一寸木，一粒粮都要用在发展集体生产上。最后，大家同意了不盖大礼堂和办公室，把这笔经费用来盖了二十四间猪圈和三间机房。

万里长征接着走 艰苦奋斗一辈子

我今年六十七岁了。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，算来已有四十多年的光景。这中间，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给了我智慧和力量，给了我很高的荣誉，生活安排得妥妥贴贴。我把这些看成是党对我的鞭策和鼓舞，总觉得还有好多的事要做。所以，这些年我对于集体的事，都特别尽心尽力地去做。清早起来，拣两笼猪牛粪，倒进集体窖里再去出工，下地劳动，坚持同社员一样赤脚下水，肩挑锄挖，收工后，总要到田畈里转一转，合计一下明天的活路，这样心里才踏实。

去年冬季，我们大队要架设一座高三十九米、长四百六十米的大渡槽，解决河对岸八百多亩农田的自流灌溉问题。这可是我们大队一件大喜事呀！数九寒天，雨雪纷纷。可是人们心里都燃烧着一团火，工地热气腾腾。我在工地上同社员们一起清基、抽槽、下脚。有人不解地对我说：“老方啊！你这大年纪，已经是离天远，离地近，鼻子闻到土香的人了，何必还要这样苦干，集体的事你一个人做得完？”年龄不饶人，这我心里何尝不清楚！但越是生命有限，越要干劲无穷，越是有做不完的事，越要用使不完的劲去干，才能赶在那个时刻的前面，为革命多作一点贡献。有一次，连降暴雨，山洪暴发。为了保护李家岔水库大坝的安全，我和队长一夜浸泡在冷森森的洪水里，开到放水，加深加宽溢洪道。山洪卷着石块把我的手脚都砸伤了。五更天，我跌跌撞撞回到了家里。帮我烤衣服的老伴见我一身泥水一脚血，心疼地说：“看你磨成什么样子了！”我安慰她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流血有什么要紧的。过去打长工，被地主鞭抽棒打，没流血？长征路上，与敌人刀对刀枪对枪的干，不流血？那是为了什么？今天，流点汗，流点血，换来的是贫下中农蜜一样甜的好日子，值得！”老伴听了，笑着点头说：“是倒是，但总得注意点才好。”

我常听有人爱说：“革命多少年了，没有功劳有苦劳，没有苦劳有疲劳，现在安度晚年，享点清福，也是应该的。”这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商品交换的原则搬到革命队伍内，用来处理个人与革命事业的关系。你入党早，参加革命时间长，这无疑是继续革命的有利条件。但是绝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子上睡大觉，把自己过去做过某些工作，取得某些成绩作为自己向党、向人民要名誉、要地位、要待遇，讨价还价的资本。回头数脚印，昂头争功劳，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干的事。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，他们讲过什么“功劳”、“苦劳”、“疲劳”？与我一起在薛家畈堤坝上参加红军的七十二名革命青年，现在只有我一个幸存者，我怎么能坐起来“安度晚年”，躺下去“享清福”呢？怎么能够要人民把盛满了种种“享受”的盘子往自己面前摆呢？一九七一年，我原来居住的老家四屋岔要修水库，领导和群众都动员我搬家，县、区的同志要我搬到城镇去住，公社党委说十个大队好的由我选。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，我十分感激。可是我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：一不离农村，二不享清福，三要多作贡献，选中了本大队条件差潜力大的余家垸生产队。队里的干部群众都夸我选得好，不丢根底，革命干劲更大了。这几年，余家垸生产队一连打了几个翻身仗，粮食产量翻了一番，集体经济和社员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，这一点十分重要，也是不易做到的。正如毛主席在讲到一个人要一辈子做好事时指出的：“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！”这里面，最关键的一条，就是要认真看书学习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不断克服盲目性，增强自觉性，把对艰苦奋斗的一些朴素认识变为高度自觉的行动。我决心，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，万里长征接着走，艰苦奋斗一辈子。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青春，眼皮不合，脚步不停，奋斗不止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。

（中共红安县委通讯组整理）